

漏刻

LOU KE

新历史小说集

XINLISHIXIAOSHUOJI

杨剑敏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漏刻

新历史小说集

杨剑敏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漏刻：新历史小说集 / 杨剑敏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4

ISBN 978 - 7 - 210 - 11252 - 5

I. 漏... II. 杨...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3660 号

漏刻：新历史小说集

杨剑敏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8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11252 - 5 定价：40.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9—14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702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93

网址：www.jxpph.com

E-mail：604669278@qq.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古典精神备忘录(自序)

好几年来,在写作上,我一直深陷于一种巨大的困境:没有什么比我的古典精神系列小说更束缚我的了。很大程度上,我成了这个系列小说的奴隶,而且,更加可怕的是,成为其奴隶的处境是如此的甜蜜,以至于我无法从中挣扎出来。对我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类作品现在似乎已经成了我的标志,尽管我写过的其他类型的作品数量要超过它们。古典精神系列小说给我带来了很多误解:一些朋友和我讨论历史小说的写作,尽管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在写历史小说;另一些朋友则撰文讨论我作品中的荒诞性或戏拟意味,这也是我非常不敢苟同的。当然,我还没有杰出到可以批评别人对我作品的解读方式,但我的确发现,一个作家写一篇小说的情况,和一个批评家解读这篇小说的情况,几乎会有风马牛不相及的时候。古典精神系列小说一开始的确是一种乐趣,它起源于我的爱好:对历史、哲学和古典文学甚至古汉语的狂热;它成形于我过去并不良好的睡眠习惯:常常是一整夜连绵不断的梦,有时候,在清晨,梦竟然变得像现实一样清晰。我的作品数量并不多,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能够快速地写作,而是因为我一直梦想着一种对我来说完美的写作方式:梦,历史,思想,语言的清澈透明,情调的古典庄严,以及笼罩整个作品的一种巨大的同情和悲悯,我渴望自己能将这一切熔于

一炉。假如我一生中能够创作出哪怕一篇达到这个要求的作品，我也可以幸福地瞑目了。目标仍和最初一样遥远，写作从乐趣变成了苦役。一部“极致”（对我而言）的作品，成了我的宿命，成了我给自己接受的不可能的任务。这使得构思的过程常常被无限地延长了。我几乎变成了一个懒人，常常一整年也未能写下个字。这个时代会迅速遗忘一切没有及时发出巨大噪音的人，作家们必须更多地让自己的名字曝光，这令他们没有时间将作品打磨得更完美：许多本来完全可以更精致的作品就这样永远地留下了瑕疵。我们对完美所做的努力就像心灵中的微暗之火一样，除了自己，再没有人关注。人们要求更多的东西，更直接的东西：作品的数量，鹊起的声望，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好处。那些准备以我们的成就而自豪的人们对我们要求甚多，甚为迫切。我同样也不断地屈服于这种借口：我的名字已经太久没有出现在刊物上了。同时我还应该为下一本书的出版而焦急。于是，古典精神系列小说在增加，其他类型的作品也在增加，尽管两者的速度都不快。

许多作家谈论过梦境，不过真正完全出于梦境的作品恐怕是极为少见的。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在梦中得到一点启示，令作品某一处被阻碍的构思得以顺畅地通过；或者，我们在梦中看见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从此成为我们写作中一个重要的依据。然而《出使》的的确确是一个完整的梦境，它几乎已经完全成形，我所要做的就是醒来以后将它记录下来。很多次我在思考这件事，为什么我的梦境直接就可以当作小说使用，几乎不必修改？有人做过一种解释：写作者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构思这篇小说，他的梦只不过是思考的延续。他对梦境的感谢可能是多余的，他应该感谢的还是自己。无论如何，这个梦在一个清晨无

比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那时候我的记性还很好,在醒来之后,还来得及将它完整地复制到纸上。为了不必完全归功于梦境,我对它还是做了某种巧妙的加工:我发现,将梦中的事物反过来处理无疑会使小说更加圆满。梦魇是一次海上的失事,我和一些人漂到一处海岛上,我们的船被海浪损坏了,搁浅在海滩上。海岛上的人将我们掳去做了奴隶,为了让我们死心塌地,他们将我们催眠了,让我们以为自己置身于大沙漠中,根本不可能逃出去。但那艘搁浅的船始终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疑惑。终于有一天,催眠术失效了,我们被那船唤醒了。我从没见过海,为什么会在梦中漂流到海岛令我不解。而且,海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容易想象的事物,我将这个梦颠倒过来:我们被困在沙漠中,而理由却是我们被催眠术置身于美丽富庶的海滨。

然而,真正的古典精神系列构想的成形是从《剑客》开始的。这个构想起初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在我写作最低落的时候——我说的是最低落,因为我几乎总是处在低落的时期——我有个可怕的想法,我要写一些轻松的作品,它要形成系列,并且可以迅速地、几乎不动脑筋地炮制出来。我的目光放在了改写成语故事上,这个设想这么多年后我回忆起来仍然感到不寒而栗。我甚至列出了那些可以大做文章的成语: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掩耳盗铃,等等。这个计划其实很简单——每一个在成语中显得那么愚蠢的人都将描写成真正的智者。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够幸运地翻过身来变成智者,而是仍然待在那些令他们的愚蠢流传千年的故事里。改写计划被一个偶然因素破坏了:一天我忽然发现有某一位以快速高产著称的作家已经开始干这个活了,当然他和我的想法不同,但他已经开始在糟蹋一些成语了。我不是那种愿意步人后尘的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不

高明的写作方式上步人后尘。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毁坏第一个成语了：刻舟求剑。我感谢那个比我糟蹋成语动作更快的作家，他使我避免了成为写作者的笑柄。

事情就这样放下来了。近一年后的某日，我骑着自行车在宽阔的大街上奔驰。一个神启般的句子闪进我的脑子：“又到了收割头颅的季节。”我不是诗人，但这个具备一首好诗的全部素质的句子怎么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呢？我颤抖着跳下车，在路边上摸索出纸笔来记下了这个句子。我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我知道一篇小说必须为了这个神启般的句子而写出来。《剑客》就是为这个句子预备的。它同时还奠定了古典精神系列的基调：庄重，悲伤，残酷而又同情。你看，在某种意义上我可能是个幸运的人。我指的是写作。我既不勤奋，也没有“生活”，更无法连贯有效地思维，或许我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写作者。不过在艰难的时候，总是有什么东西让我一举绕过障碍，直达目标。我会做一些像是小说的梦，也会因一些突如其来的句子而避免触上叙述的礁石。我应该高举双手感恩命运，在写作上，命运给予我的真的很丰厚：我这样一个懒惰的人居然也能厚起脸皮来称自己一声作家，甚至还能得到一些人的赞许。

古典精神系列里有某些作品我自己并不怎么满意，比如《说客》《食客》《戒刀》和《陌上桑》：远古的事物和现代叙事方式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小说里非常激烈。我一度非常绝望，因为要写好远古的事件，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使用远古的语言。我曾想过用文言文写作，虽然可能没有意义，但至少能令我自己的完美主义强迫症得到满足。不过，不知是出于人们的好心，还是忽视，始终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个疑问。久而久之，我知道他们原谅了我，或许他们是这样想的：仅仅这样的尝试已经是够艰难的

了。何况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努力并不是非常必要的——现实生活更值得书写,而且也没有什么叙事的困难。人们的忽视和原谅令我感到侥幸。这再一次证明了,完美主义通常只是个人内心的一种标尺,在他人看来,几乎是可笑的一种标尺。

但《蜻蜓》和《远征》这两篇我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受到的漠视令我无法理解。在这两篇小说里,我几乎第一次成功地解决了那种叙事冲突。我没有遇到在这个系列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遇到过的障碍。它的灵巧和轻盈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喜。我知道这只是我个人在叙事学上的一次小小的胜利,它只在我的尝试中有意义,而古典精神系列的尝试在整个文坛喧嚣的背景下是不值一提的。但据我所知,当代中国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在这个国度,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写远古的事物而有历史感的。在西方,似乎也只有伟大的《萨朗波》能够做到,但我看到的只是郑永慧那近乎完美的译文,而据精通多种语言的博尔赫斯说,他在这部小说里看到的仍然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在说话。博尔赫斯读的自然是原文,学识浅薄的我或许只能相信他的话了。因此,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可怕的是,没有人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也是我多次想要放弃古典精神系列的写作的原因。我是不是一个叙事学的堂吉诃德呢?时至今日,写出一部精致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仍然是我无法割舍的梦想,或许这个叙事学的堂吉诃德还是得独自一个人上路的。

有一段时间,我知道自己已经快要被文坛遗忘了。我必须做点什么。一批小说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其中有《广陵散》和《突厥》。古典精神在中断数年后得以继续下去了。此刻,我已经明白,这个系列是我的宿命,我不可能不去完成它。如果说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去完成古典精

神系列小说的写作，因为这是只有我才愿意并且可能去完成的。博尔赫斯说，一篇作品其实是本来就存在的，作家只不过是去找到它。我认为，古典精神系列小说一直蛰伏于某个幽暗的地方，它等着一个名叫杨剑敏的人去找到它。这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清楚，现在也不去想了，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渺小的写作者在巨大坚硬的世界面前唯一能做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叙事学堂吉诃德向强大的风车挑战时唯一的武器。《广陵散》和《突厥》就是这样的两篇小说，和我所有的作品所表现的一样，艺术的力量成了弱小的主人公们最后的精神支柱。他们凭借艺术甚至能够战胜一些强大的东西。当然，这只是精神上的胜利，而且毫无疑问被我一厢情愿地夸大了。《广陵散》和《突厥》对我个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我“重返”文坛的问路石。它们的构思过程均长达数年，直到某一天我在技术上获得了突如其来的灵感，所有的障碍才霍然而解。我寄出它们时手都在颤抖，和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写作投稿时一样激动。我再一次感到必须感谢上苍：凭什么让我这样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成为《广陵散》和《突厥》的写作者？它完全应该有更好的主人。其次，这两篇小说令我几乎已经丧失殆尽的信心多少得到了一些恢复。在多年的荒疏之后，我的文笔似乎并没有减弱，我仍然是一个可以救药的人——对写作者而言这是多么幸运啊！

目 录

- 陌上桑 / 1
- 剑 客 / 20
- 说 客 / 35
- 食 客 / 50
- 出 使 / 71
- 广陵散 / 80
- 突 厥 / 94
- 戒 刀 / 114
- 秋后问斩 / 135
- 远 征 / 150
- 蜻 蜓 / 164
- 追杀怪兽 / 171
- 孩子与狼 / 191
- 你好, 梦想者 / 205

陌上桑

—

罗敷的眼睛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望向对面的桑林。她垂涎那里的桑叶已经很久了。那边的桑林非常茂密，桑树长得过于高大，已经影响了叶子的生长。一直都没有人去采它们，任它们老去，真是可惜。而在这边，鲜嫩的叶子都被女人们抢夺一空，很长时间内，她的蚕虫们只能吃较老的叶子。那边的楚国人，他们难道不养蚕吗？他们的桑林为什么从来没人光顾呢？很长时间内，罗敷始终在留心观察那边的动静：她发现只是偶尔有人会来桑林里转悠一下。她们——罗敷和女伴们——有时会和对面的戏谑一番，他们会互相投掷泥块枯枝什么的，双方都乐得哈哈大笑。她无数次地想问对面的人这些问题，有几次她也已经问出口了，但对面的人通常只是和她开玩笑，并不认真回答她。几年下来，她仍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想，也许楚国人的桑叶多得吃不完，他们在别的地方种了更多的桑树。但她又不服气地想，大家都是人，难道我们吴国人就不会种更多的桑树，而让可怜的一点桑叶被众人抢来抢去的？她不相信楚国人就比吴国人强。实际上，她从长辈们那里听说，这一带的桑林，包括楚国那边的和吴国这边的，都是野生的。桑树最初都是野生的，根本没

有人想到要去种它。它们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桑树低矮弯曲，无法当木材用，因此人们最初总是砍掉它们，直到人们需要更多的蚕的时候。这是同一片桑林，只是在楚国和吴国划定国界时，它们才被分割了开来。和吴国这边一样，楚国那边的桑林大概也是没有主人的，谁都可以去采。不同的是，吴国的妇女们将嫩桑叶一抢而空，她们的蚕虫总是不够吃；而楚国人则弃之不顾。也许他们真的不养蚕。

有一个念头老是在罗敷的心里盘桓。当她在这边转来转去找不到满意的叶子时，这个念头就更加强烈了。她忍不住第一千次地想：到那边去偷一些嫩叶子回来。不，其实这算不上偷，因为它们是没有主人的嘛。她要做的只是越过边界，到那边去转上一趟就行了。那里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很少到这一带来，完全可以避开他们。也没有守兵，这里根本不是重要的边界。其实，边界本身也是很模糊的。人们只是在某些地方立上一块石碑，表示这里是边界，然后他们就再也不去管它了。士兵们远在几十里外的县城里。即便战争过后，边界移动了，人们也不会想起把石碑挪一挪地方。离上次立石碑已经有多少年了？连老人们都记不清楚了。有谁会关心这些事呢？再说边界总是要变动的，有时这种变动非常频繁，难道军人们每次都要带上石匠？因此，石碑已经很破败了，裂缝里长着青草，藤萝缠绕着它，有时候还充当拴牲畜的工具。没人会把它当回事。她只需悄悄地越过它，就到了另一个国家，没有人会察觉。她要采来楚国的桑叶，喂饱吴国的蚕虫们。这一点让她觉得这念头很奇妙。

她和女伴们说过这个念头。她们常常一起出来采桑。在她们中间，罗敷是最漂亮的一个，也是最调皮的一个。她们都说：“你疯了么？被人抓住怎么办？”罗敷极力说服她们，她说楚国

人根本就不来照看他们的树林,而且,即使有人看见,她们也可以迅速地跑回来,楚人不会越过边境来抓她们的:这说不定还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呢。“不行,不行。”那些女伴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整齐得如同事先约好的。她们还嘲笑她的异想天开,她们说:“你是不是厌弃了你的牧牛郎,想跑到楚国去享清福呢?”她们说的是罗敷的丈夫,一个从来都是闷着头像牛一样沉默的汉子。楚国比吴国要富裕得多,这是实情。不过她只想去弄一点桑叶,没想别的。女伴们的嘲笑令罗敷生气,她咬着嘴唇,暗下决心要自己一个人去。甩开她们也好,省得人多嘴杂,惹人注意。还有,当她背着满满一大筐鲜嫩的桑叶回来时,还可以让她们嫉妒得发疯。

罗敷真的这样干了。她第一次越过界碑时,心里怦怦直跳,就像新婚之夜一样。她过去了,她左顾右盼,双手迅速地在较为低矮的树枝上采摘叶子。她不时地停下来,侧耳谛听远处的动静。她最终是被一只从枯木深处窜过的野兔吓回来的。她没有采到很多的桑叶,不过她已经认定这是可行的。她以后还会再去的。

二

他们躲在草丛里,等着那个年轻女人的出现。他们等了很久,心里都明白不一定能等到她。但他们很有耐心。这些楚国人其实早在许多天前就注意到了那个女人。她体态轻盈,容貌美丽。她的行动像一只小鸟那样迅速。她的手飞快地采摘桑叶;一有风吹草动就飞一般地奔回边界另一边。这是一个偷采桑叶的女人。

最初是一个放猪的人看见了她。放猪人常常在这一带转

悠，因为这里有最好的猪草。他的猪喜爱这个地方。但他很少进树林子，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树林里有什么：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令他垂涎欲滴。他这样的人是娶不起老婆的，他连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许多次他悄无声息地接近这个女人，隐藏在树后或草丛中，偷窥她的一举一动。这个女人很谨慎，起初待的时间也很短。她离去后，放猪人还要在那里惆怅地停留一段时间，在她走过的地方深深地嗅着，并且觉得有隐约的香味在周围弥漫。他每天都到那儿去等候，猪就让它们自己在林子外面吃草吧，反正它们也不会跑到哪里去。他每天都渴望见到她，但这个女人却不是每天都来偷桑叶的。不过她每次待的时间更长了。她的动作也不像一开始那样慌张。有时她甚至会撩起裙子在树下撒尿：这是放猪人最幸福的时刻，他极力睁大眼睛，想在那短暂的一瞬间，透过无数草叶和树木的阻挡，看见她的身体。有一次他相信自己已经看见了雪白的臀部，但也可能只是他的幻觉。他愿意相信自己看见了她。放猪人是如此的兴奋，以至于他无法长久地将这个秘密忍耐下去。他终于要对村子里的那些嘲笑他从来没见过女人的毛头小伙子们宣布，他并非什么也不懂——他见过女人的屁股，而且只要愿意就还可以再见到。小伙子们并不相信他，不过他们还是在无聊中追问他看见了谁的屁股。他们历数村子里的年轻女人，甚至包括中年妇女，但放猪人一律摇头，他声称，他看见的女人屁股是村子里任何一个女人也比不上的。村子里根本不可能有那么美的屁股。小伙子们开始跟踪他了，正如他在跟踪那个女人一样。由于过分专注，他也没有发现小伙子们的动静，正如那女人没有发现他的动静。一天，他们终于全都看见了那个女人。他们不得不承认，放猪人的眼福的确不浅。回到村子里，放猪人发现一群

小伙子在他简陋的家门口等着他，他们捶打他，亲热地和他拉拉扯扯，这使他很感动，因为过去他们从来都看不起他。他们约定今后一起去偷窥那个女人：在共同的欲望支使下，他们成了朋友。

现在，他们在多次的偷窥后感到越来越无聊。难道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偷窥么？他们互相问道。一个在楚国人的土地上偷桑叶的吴国女人，公然地在界碑两侧来来去去，而他们只能躲在草丛中看她，连大气也不敢出，这是不是很不正常？这样一想，他们的怒气就全都起来了。他们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我们楚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好像我们不敢把她怎么样似的。”他们这样嚷着，一个个揎拳擦袖，仿佛要大打出手。他们发誓一定要惩罚这个不知节制的窃贼：她怎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偷东西呢，而且一次比一次偷得多，一次比一次偷的时间长。他们这样说服自己去惩罚那个女人，其实他们心里都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垂涎她的美貌而已。他们谁也不说出来，但每个人都在梦中奸淫她。他们擦去夜里流出的液体，然后在心中无数次地重演他们要干的事情。

那女人终于出现了。小伙子们并不急于出手。他们等她采得累了，坐在树下的厚草皮上休息的时候，才发一声喊，突然从草丛和树后涌出来。他们还没等惊慌的女人跳起来，就像鹰攫住一只可怜的野兔那样捉住了她。他们把她按在地上，大声地喝骂着，内容无非是“下贱的吴国人竟敢偷我们楚国的东西”之类的。惊恐的女人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她的嘴唇哆嗦着，双臂抱着身体，头发散乱地垂在脸上。她的筐子也打翻在地上，叶子洒了一地。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进一步激起了小伙子们的邪念。他们开始撕扯女人的衣裙。这时她明白了这些人想干什

么。她尖叫起来，拼命地用尖利的手爪抓刨那些不安分的手。其实他们只有四五个人，但他们的手臂多得似乎数也数不清，而她只有一双手，她怎么也挡不住它们。很快，她的衣裙就被撕成了碎片。她的乳房和臀部裸露出来，无数只手正在这些部位用力地捏着、掐着。还有一只手正向她的下体掏去。那是放猪人的手。她痛苦地大叫着，奋力飞起一脚。她看见放猪人的脸刹那间成了一张鲜艳的画，血正从这家伙的鼻子里哗哗流出来。她又用力地咬住另一个人的手指，她咬得那么狠，也许已经将它咬断了。那个人惨叫着拼命甩着手，想从她嘴里摆脱出来。她松开口，那人仰面一跤跌了出去。女人乘着众人惊慌的一瞬间，像兔子一样一跃而起，用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向界碑那边跑去。她跑得几乎要飞起来了。在狂奔中，她身上剩余的那点衣服碎片也丝丝缕缕地飘飞着，像落叶一样纷纷坠地。现在，她是一个正在狂奔的赤裸女人。在众人恼怒的斥骂声，这个女人就这样一丝不挂地跑过了界碑。

三

罗敷的丈夫，沉默寡言的牧牛郎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是怎样突然之间成为一个蒙受耻辱的人。他的生活一向都很平静，他白天牧牛，夜晚和罗敷厮守在一起。他们新婚不久，还没有孩子。他拼命地干活，努力地攒钱，为的是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他一点也不知道罗敷越过边境到楚国去采桑叶的事。今天，他从外面牵着牛回来，一路上每个人都在对着他吃吃直笑。他听到一些零星细语：“……她跑起来两个奶子上下跳动……”或者，“……没想到她的屁股那么白……”起初他不知道这些人在说谁，也就客气地和他们点点头，礼节性地陪他们笑一下，然

后从他们身边过去。他从来不参与那些田间地头无聊的谈论。但他走着走着，渐渐意识到他们所谈论的事情和他有关。突然间，他想到了罗敷，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娶了美貌妻子的男人，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现在，他恐惧地预感到，他的担心成了事实。他奔回家，冲进里屋。他看见罗敷正坐在被窝里哭泣。这个一向都不鲁莽的汉子粗暴地掀开她的被子，罗敷捂着胸口往床里面瑟缩着。她已经穿上了一件新的衣服。男人扯开她的衣领，他看到了罗敷乳房上一块一块的青紫印痕。他直起身来，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他的眼睛里有凶残的火焰在燃烧。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十几个男人带着棍棒和屠宰牲口的刀子出发了。这是牧牛郎和他的兄弟，还有罗敷家族的青壮男人们。他们谁也不说话，只是沉默地走着。他们在界碑那里犹豫了一下，仿佛要确认是否真的要过去。他们过去了。他们穿过整个桑林，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黑暗中，只有他们手里的刀子偶尔发出一线光芒。在树林的边缘，他们停下来观察动静。村子就不远处，灯火早已熄灭了，整个村子在寂静中沉睡。他们猫着腰，迅速地接近村子。连他们自己都惊讶于自己动作的灵敏轻悄。他们贴在最近的一间茅屋的泥墙上。这间茅屋又小又破，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穷困的单身汉居住的。他们互相看了看，做个手势，然后一脚踢开用荆条编成的屋门——其实门根本就拴不上——冲进屋里。他们还没等屋里的人惊醒，就已经捂住了他的嘴巴。他们用带来的火石轻敲两下，在闪烁的微光中，他们看清这是一个浑身颤抖的中年男人。他们低声喝问放猪人的住处。刀子在中年男人的脖子上比画着，他感到血正在从伤口处流下来，他没做任何反抗就招供了放猪人的住处，此外他还说